

三味书屋

在探索中呈现自信

——读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

蔡体宽

中华书局8月出版了江晓原写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多年来，看过不少江晓原的书评，一次谈到昆德拉的一部作品，他讲文学中不应存在答案，就照自己的意思去读，这样，读的时候有美、有想象、有创造。

接着江晓原的话头，来读他这本书。作者认为，要换一种思路看待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这就好比在房屋的高处重新开了一扇天窗，



不但通风透亮，而且视野更宽广。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古代的技术成就靠什么理论来支撑”。如果对“科学”采取较为严格的定义，则现代意义上的、实验和数学工具为特征的“科学”，至多只有三四百年历史。那么即使看西方世界，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那里的种种技术成就如何解释呢？那些技术成就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呢？一些古老建筑，在现代力学理论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建造起来了，那些巨大的石质穹顶，当然可视作技术奇迹，但这种技术奇迹显然不是由万有引力为基础的现代力学为支撑的。

如果我们视野转向中国，这样的问题会变得更为明显和尖锐。就说都江堰，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公元前3世纪建成的大型水利工程，真正做到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000多年过去了，都江堰至今发挥着巨大作用。都江堰背后支撑的理论是什么？人们当然无法想象李冰父子掌握静力学、重力学、流体力学、结构力学等现代科学，更容易也更有把握想到的是，李冰父子熟悉阴阳五行、周易八卦。

这就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的技术文化，追本溯源，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所呈现出来的无穷智慧。

作者在书中引经据典，却是讲得有趣鲜活，谈古论今，史料穿插其中，又时不时讲一段故事，读来颇有人情味。阅读这些文字，读者会在心里有“原来如此”之想，又会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吧”。

“新四大发明”的提法很新鲜，这是江晓原在2006年提出的。“新四大”有些啥呢？即是雕版印刷、天文学上的赤道式装置、十进制计数法、中医中药。作者既强调这些发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适当照顾这些发明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这极易引起读者情绪上的共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靠谱”。书中道，雕版印刷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印刷技术，也是最重要的知识传递方法；天文学上的赤道式装置，中国人比欧洲人早1500年就开始使用了。接下来的两项发明，作者体察物情，言之有理，说十进制计数法是中国人传统记数方法，从它被发明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与今天的国际惯例接轨；几千年来一直呵护着中国人的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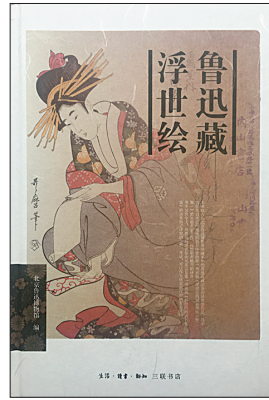
在此番思考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若从对中国人生活有着广泛影响、保证在这个世界上有着最大的发明优先权、有足够的技术含量这三点来看，比较可取的“新四大发明”为：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和十进制。有趣的是，作者还提出了一个“新四大发明B组”备选：陶瓷、珠算、交子（纸币）、农历（阴阳合历）。

那来说说珠算，书中这一章节用了《珠算的命运》为题，一看就让人意识到当今已是计算机的时代了。但还是会有人对算盘割舍不下，不免时时回望。就说“珠算”名称的由来，早在东汉时徐岳的《数术记遗》中即已出现。还有人主张算盘出现于宋代，理由是《清明上河图》中绘有一架算盘。早期最著名的一条文字记载，见于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前几句为“凡纳婢仆，初来时曰播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曰算盘珠，言拨之则动”。可见那时算盘已经是一种常用之物了，“算盘珠”拨拨动动，作为一种俗谚状人的态度，十分幽默，这个比喻在现代上海话中仍在用。在数个世纪的光阴里，珠算在商业和日常家用计算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读至此，不禁使我想起50多年前，于昏黄的灯光下，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教我打算盘，恍如昨日。

《中国古代技术文化》这本书里，还有不少值得探究的其他技术成就，它们皆为我中华文化所独有。作者在探源摸索中，呈现自信之美。

荐书

《鲁迅藏浮世绘》



编者	北京鲁迅博物馆
出版	三联书店
日期	2016年9月

《鲁迅藏浮世绘》收录了北京鲁迅博物馆内鲁迅收藏的全部浮世绘作品，通过《浮世绘之于鲁迅》《第一书房版〈浮世绘版画名作集〉的故事》《鲁迅藏浮世绘作品欣赏》《鲁迅收藏的第一书房版〈浮世绘版画名作集（第二期）〉》《鲁迅收藏的其他浮世绘作品》等文章，并附以丰富的配图，让读者了解鲁迅先生对浮世绘作品的喜好以及这些美术作品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时也让大家欣赏到珍贵的浮世绘作品。

在董炳月的《浮世绘之于鲁迅》一文中，作者指出，鲁迅的文艺生涯中，美术活动所占比重甚大，而鲁迅的美术活动一直与

“美术日本”关系密切。鲁迅于1926年开始搜购浮世绘，尤其喜欢安藤广重的作品。广重以风景画著称，在题材方面注重画“旅”（旅途、旅人、旅舍）以及月亮。作者在考证后认为：将鲁迅作品与广重浮世绘做比较，能够看到“旅”“月”主题的惊人一致。鲁迅小说《故乡》结尾处对“路”的思索，《药》的开头对月亮的描写，散文诗《秋夜》中“奇怪而高的天空”与“窘得发白”的月亮，都令人印象深刻。

鲁迅晚年倡导新木刻运动，在为木刻运动寻找域外资源的过程中关注了日本的浮世绘，并收藏了大量作品。本书收录的由鲁迅收藏的第一书房版《浮世绘版画名作集（第二期）》可谓浮世绘之佳品！这套浮世绘在日本早已绝版，而且，目前日本国会图书馆及各大图书馆，也尚未确认有藏，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推荐书友：虞时中）

《读书知味》



作者	肖复兴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7年7月

先贤有云：“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蚕鱼尔何如，终日食糟粕。”读书应解其中味，方能有乐趣，有收获。著名作家肖复兴这本与青少年谈读书的《读书知味》，正是引导青少年阅读的用心之作。

肖复兴以自己60余年的读书生涯为例，用5章内容，详尽地介绍了读书的具体方法、读书所获得的乐趣、读书如何去抓重点，以及如何读懂写作主旨等主题。

读书对每个人的成长影响深远。少年时涉世未深，对未来又有无限憧憬，此时的读书，可以昏天

黑地，可以不计成本。读书是帮助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媒介。“千古文人侠客梦”，我在上学时，沉迷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心里总是念叨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虽然有些影响我的学业，但我从中读出了爱国情怀、家国情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此后为人处世的态度。甚至，读书还会影响到人的饮食，譬如，我读了《许三观卖血记》后，就很少吃炒猪肝。试想，一个人如果没有一段疯狂的读书时光，那么回想起那些再也回不来的青春，又该是何等的寡淡滋味？

阅读关乎一个人的成长，也关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在读过肖复兴的这本书之后，即便我这样的自嘲为“会读书”的人，也受到了很多启发，学会了新的读书方法。

（推荐书友：王立坤）

《茶之书》



作者	冈仓天心
译者	王蓓
出版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7年8月

冈仓天心被誉为“日本近代美术之父”。20世纪初，他在旅英美国期间，有感于西方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误解，便以英文写就了《茶之书》等三本著作，也因此成为较早向西方传播东方文化的学者。

《茶之书》的书名简明扼要，含义清晰，符合书籍带有茶道入门指南级别的本意。探究“茶”字，汉字与日文写法皆同，字由“草”“人”“木”组成，有人融于草木之意。正是基于这种理念的考虑，冈仓天心在书中指出，茶室应注重简单朴素与超凡脱俗，人们身处

其中才不受打扰，尽情沉浸在对美的仰慕之中。

日本茶道来源于中国南宋时期的临济宗，因此日本最初的茶道是在寺院里进行的，禅宗思想融于茶道。得益于日本“茶道鼻祖”村田珠光的卓识远见，稍后的武野绍鸥则继承并发展了珠光的传统，两人之后的千利休则把茶道引至巅峰，成为茶道发展史上的一代圣人。

不论日本茶道如何辉煌，研究时都难以脱离茶的发源地中国。冈仓天心用大幅笔墨介绍了中国茶事的起源与兴衰，他对“茶仙”陆羽及其所著《茶经》给予高度评价，评定陆羽“将茶从粗陋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将其带入最终的理想之境”。

（推荐书友：李晋）

翻译只是工作 写作才是最爱

——评林少华的《一不小心就老了》

仇亦斌

林少华是我母校的教授。虽然他并没有教过我，但不影响我对他的关注。他是1999年才从广州调到海洋大学的，我1996年就毕业了。他是外语系的教授，却是写作中文的作家，更是翻译村上春树作品的翻译家。



《一不小心就老了》这本散文集分四辑：青春岁月、人到中年、鬓已星星、翻译人生。共51篇文章，10余万字，不算长，但文字精练、韵味悠长，翻读此书基本可知作者的生平成就和写作风格。

在第一辑中他怀念母亲、父亲和故乡。林少华出身贫寒，一直认为“我仍是乡下人”，这是出身的胎记，永远无法改变。在“文革”几乎无书可读的岁月里，他有幸看到了几本文学著作，还通过抄词典、抄词句等方式，打下了文字基础。他“对修辞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漂亮异性的迷恋”，这样的青春当然不会白费。家乡的小火车站、老屋、花草树木，一直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而母亲、父亲更是日思夜想。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以瘦弱的身体坚持着没有退学，最大的支撑来自母亲省下来的口粮，这个是血泪化合的挚爱。而父亲是个乡镇小干部，除了巧手，遗传给他的还有孤独。性格使然，他喜欢独处和读书，当父母先后去世后，“人生从此孤独”。幸好还

可以读书，他认为偷读之乐是人生极乐，我也有同感。读书改变命运，火车带来希望，所以他在《开往火烧云的火车》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火车，豪情满怀地奔向远方。

他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喜欢用几个词语构成的短句，简洁明了。当然他的文字风格会有变化，写青春时绚烂，说中年时平实，写晚年时则变成寂寥和冲淡。他善于喻景及人。比如写一个山村景象，引出几个以前的女同学的记忆，其中一个还是他暗恋的对象。（《山梁的那边》）从收藏的陶罐牵出对奶奶的思念，还认为“大凡爱都是偏心的，没有偏心也就无所谓爱，爱唯其偏心而刻骨铭心”。（《我收藏的古董》）

他写游记时，善于以小见大。《四合院里石榴红》描述了一个四合院里盛开的石榴花带给他众多的联想，正因为有感而发，所以他的游记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泛泛之谈。《旅游：寻找失落的故事》讲的是青州，作为没落的九州之首，他喜欢着，迷恋着，其

实迷恋的是儿时的宁静、温情和那些童年记忆。

在《乡愁，诗和远方》中，作者写道：物质富裕了，精神就要有所追求，自然向往诗和远方。而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都是文化乡愁的产物。

作者有诗心，很在意窗外的景致。他认为窗户装了防盗窗，过的是“铁窗生涯”，他喜欢了无遮拦，这也是他选择青岛工作、定居的一个原因。当然最主要的是因为喜欢青岛，这个城市给他“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坐在大海边，物我两忘，“我从广州带来的痛苦也没有了”。心底的乡愁，使他选择了青岛，而青岛也帮他翻开了成为作家。他失去了做学者的机会，却成为转译村上春树作品的翻译家。之后，又摆脱了村上春树的影响，开始写自己的散文和杂文，活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虽然靠日语谋生，但他对日语并不推崇。日语翻译只是他的工作，而汉语写作才是他的最爱。

错过了听林少华课的机会，看一本他的散文集，也挺好。

品鉴

另一面“镜子”照见的晚清历史

——《帝国的回忆》读后

崔海波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书籍，而是133篇写于1857年至1911年的新闻稿合集，这些文稿都是西方人所写，包括快讯、特写、述评、社论等，既有直白的描述和观察，也有深入的分析 and 背景报道，刊登在当时的《纽约时报》上，可以说，这是一部《纽约时报》版的晚清史。

《帝国的回忆》的编辑郑曦原是个名外交官，他于1996年至1998年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任职。1996年秋天，郑曦原去参观《纽约时报》世纪回顾展，意外地发现在19世纪中后期《纽约时报》就开始对中国进行追踪报道，篇幅巨大，视角独特，他的内心受到很大震动。于是利用工作之便，从收集到的408篇报道中遴选了133篇，汇编成此书。书中辑录的很多新闻事件早已成为历史事件，其中大部分内容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过，比如刊登于1860年10月9日的《英

法联军占领北京西郊，圆明园惨遭洗劫》；1894年8月27日的《李鸿章会见国际禁烟联盟执行秘书》；1903年4月13日的《慈禧召见张之洞进京议政》……

也许是自己做过教师的缘故，我对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的《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印象深刻。这条新闻介绍的科举考试，文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记者去参观小学堂，发现学堂里有件非常刺眼的东西——柏木棺材。“很显然，这是校长为自己准备的，非常特别的是，在这具棺材的端头上，贴着一张鲜艳的纸，上面写着一个‘喜’字，这个字在汉语里代表幸福和快乐，其含义和棺材本身所代表的阴沉、黑暗和凄凉没有一点关系。”这名美国记者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学堂里要放一具棺材。

殡葬改革之后，大多数中国人只能在影视作品中看到棺材了，但在小我小时候，棺材很常见。记得我家的杂物间里就有一具，它与纺车、木柴、锄头等放在一起，在我

眼里并不显得突兀与恐怖。这具棺材是为奶奶准备的，大人们称之为“寿材”。后来我还了解到，棺材有“升官发财”的寓意，从这层意义上说，棺材俨然是吉祥物。当然，这是旧时时代的认知。

《帝国的回忆》中，另一条跟教育有关的新闻是1892年2月4日刊登的《光绪皇帝学英语》，文中这样写道：今年20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大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真让此间人士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不是真的。

收录在《帝国的回忆》里篇幅最长的一篇报道是1896年8月29日的《李鸿章访问纽约记》。《纽约时报》是这样介绍李鸿章的：清国铁腕人物，美利坚合众国的贵宾。记者在题记里写道：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美获得国宾待遇，卢杰将军亲自登上“圣路易号”邮轮迎接，纽约港欢迎的

市民涌动如潮，港湾内百舰齐鸣，向清国政治家致敬！

李总督访欧美，撇开政治话题不说，这也是中西方文化的一次大碰撞。在这篇报道中，美国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很多细节，向西方国家介绍古老的东方文化。比如，关于收入隐私，在欧美人眼里绝对是个人隐私，但在大清国乃至当下，国人可以随便谈论，无伤大雅。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总督突然问威尔逊将军，你在美国很富有吗？威尔逊将军显得有些困惑不解。担任清国公使秘书并协助安排接待的杜威先生解释说，这在清国是个礼貌的问题。这时有人帮威尔逊将军回答，他很富有。总督又很快转向卢杰将军：你呢？卢杰将军的脸唰地一下红了，回答说他不富有。总督又追问道：为什么呢……

旧闻新读，《帝国的回忆》像一面来自美国的镜子，照见了晚清时期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面貌，见证了传统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明冲击而发生的相应变化。

文学港

2017年第10期

好看	火溪·某年夏（小说） 生态写作的难度（简评）	阿贝尔 南志刚
小说	冬青（中篇） 摩天轮（中篇） 松明摇曳的夜晚（短篇）	王木木 施双玲 沈潇潇
诗歌	致童先生（组诗） 大海是见过我的（组诗） 大理黄公的户籍问题（上）（甬城笔记专栏）	钱利娜 陈忠村 柯平
散文	电影与人生 我是谁？	周浩楠 王安图
评论	主办单位：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